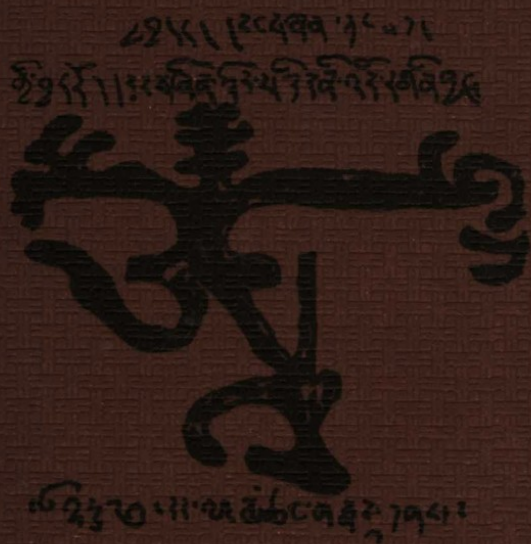


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

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

1994

宗教文史卷·上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4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

——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 50 周年

宗教文史卷·上

敦 煌 研 究 院 编

甘 肃 民 族 出 版 社

主 编:梁尉英
英文目录翻译:台建群
责任编辑:赵兰泉 李青立
封面设计:马 强

1994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

——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 50 周年

敦煌研究院 编

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甘肃乌金煤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3.875 字数 900 千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421—0701—1/K·84 定价:220.00 元

1994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
——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 50 周年

宗教文史卷·上

目 录

敦煌道教与斋醮诸考	汪泛舟(1)
敦煌文献所见唐玄宗的宗教活动	龙 晦(19)
唐代敦煌官方的祭祀礼仪——以 P.2130 号为中心	高明士(35)
法照与敦煌初探	施萍婷(75)
英藏敦煌本《六祖坛经》的河西特色 ——以方音通假为依据的探索	邓文宽 (105)
关于敦煌出土的吐蕃瑜伽戒写本	[日]藤田光宽著 刘永增译 (120)
吐鲁番敦煌功德录和有关文书 ——日本古代愿文的源流	[日]池田 温 (134)
敦煌愿文考论	黄 征 (163)
以元刊《佛说目连救母经》补勘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日]砂冈和子 (181)

敦煌遗书中的中印中日文学因缘

- 读敦煌遗书札记 张鸿勳 (188)
- 敦煌西汉金山国之文学考论 顾廷亮 (204)
- 敦煌本《白香山诗集》考 张锡厚 (236)
- 敦煌话本《叶净能诗》再探 张鸿勳 (270)
- 敦煌文学中敦煌文的分类及评价 李明伟 (291)
- 封建专制下的人性精神
- 唐五代说唱文学敦煌本的美学意义 傅小凡 (308)
- 《张淮深变文》的年代问题 郑炳林 张红丽 (319)
- 敦煌本《免国策府·征东夷》产生的历史背景 刘进宝 (333)
- 敦煌赋校札 伏连俊 (343)
- 《张淮深变文》“驄马政”释词 邓文宽 (357)

Collected Works of 199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unhuang Studies

—— Commemo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unhuang Academy

Religion, Literature, History

Volume One

- Taoist Rituals in Ancient Dunhuang Wang Fanzhou (1)
- Religious Activities of Emperor Xuan 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Dunhuang Documents Long Hui (19)
- Official Sacrificial Rites of the Tang in Dunhuang
..... Gao Mingshi (35)
- Monk Fa Zhao in Dunhuang - - - Taking Dunhuang
MS. P. 2130 as the Research Focal Point Shi Pingting (75)
- The Hexi Local Feature of Dunhuang MS. Liu - Zu - Tan - Jing
Stored in the British Museum - - - Research done
on the Hexi Dialect Deng Wenkuan (105)
-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Tibetan) on Yoga Sila
..... (Japan) Fujita Kokan Tr. by Liu Yongzeng (120)
- Turfan & Dunhuang Manuscripts Gong - De - Lu and Related
Documents - - Origin of Ancient Japanese Votive Writings

- (Japan) Ikeda On (134)
- A Study of Dunhuang Votive Writings Huang Zheng (163)
- Supplementary Collections of Bian - Wen "Mahamaudgalyayana
Saving His Mother in the Nether World"
..... (Japan) Snaoka Kazuko (181)
- Sino - Indian, Sino - 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 - - Reading Notes to Dunhuang Documents
..... Zhang Hongxun (188)
- The Literature of Jin - Shan - Guo of the Western Han
from Dunhuang Documents Yan Tingliang (204)
- The Poetry of Bai Xiang Shan from Dunhuang
Manuscripts Zhang Xihou (236)
- A Further Research on "Yeh Chingneng Shih"
..... Zhang Hongxun (270)
-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Dunhuang Wen from
Ancient Dunhuang Literature Li Mingwei (291)
- Human Nature in Feudal Society - - A Study of the Aesthetic
of Shuo - Chang - Wen - Xue of the Tang & Five Dynastie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Fu Xiaofan (308)
- The Written Time of Zhang Huaishen Bian Wen
..... Zhang Binglin & Zhang Hongli (319)
-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Dunhuang MS. "Tu - yuan - Tseh - Fu
Zheng - Dong - yi" Liu Jinbao (333)
- Notes on Dunhuang Prose Poems Fu Lianjun (343)
- Explanation of Cong - Ma - Zheng from Zhang Huaishen
Bian Wen Deng Wenkuan (357)

敦煌道教与斋醮诸考

汪泛舟

自汉以降,处于军事要地与丝路贸易重镇的敦煌,既有外来的佛、景、摩、袄等宗教的先后不断涌入,也有东土固有的道教的西播,并且形成了一个以佛家为主、道家次之的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地区。敦煌道教遗存下来的文献与其他文物亦很丰富,关于道经已有姜亮夫师^①、大渊忍尔先生^②、陈祚龙先生^③等人先后加以过录、研究。但是,对于敦煌道教,除姜伯勤先生《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一文有所涉猎外,^④迄今还未见有其他学人的研究论著。为了全面认识敦煌道教,本文既以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道教文献为依据,又兼及其他文物史料,对于敦煌道教与斋醮诸方面加以深入考索,以揭示古敦煌地区的道教信仰与斋醮活动的种种历史事实。

—

敦煌道家思想的传播,始于汉末及六朝。《晋书》载:前凉时,

京兆人道士刘弘西来凉州,客居天梯山收徒千余人,张寔左右皆信之。后因刘氏利用道徒谋反而被杀。^⑤于此同时,敦煌既有奉道的仪君、孙恩^⑥、许矫^⑦、汜孚^⑧等人的活动,亦有晋魏统治者,特别是魏世祖“帝至道坛,亲受符篆”的信道风气对西陲的直接影响。^⑨还有,郭璞对于“三危山”为西王母青鸟所栖之注的扬厉,等等。所以,在敦煌出土的北凉沙山塔、三危山塔等佛塔上,则都刻有阴阳的八卦符号;^⑩在三危山下十六国墓中还发现“地上生人□青鸟子诏令”、“急急如律令”诸文字和许多青龙、白虎画像砖等;莫高窟北魏第285窟中,酒泉丁家闸5号晋墓(?)中,都绘有道家题材的壁画。这些文物,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敦煌及其周边地区道教的盛行及其与佛教相融、共存的事实。逮唐一代,敦煌道教与内地一样,出现了极盛一时的优势。在敦煌郡外的凉州,则有唐垂拱三年(687年)道教造像碑的刻立,此碑现藏武威地区博物馆;在敦煌郡内,除设有道学与道学博士以授道徒外,还保存有内地传人与敦煌本土的道家文献达300余件。^⑪这些道家文献,只有少数是六朝隋及宋代的,主要为唐代写本。其内容有《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以及其他道家经典约200多篇,还有俗讲、诗词、俚曲、应用文范等大量文学与非文学作品100余篇,还有医方等。而见于道家文献的应用诸文字,则又极其宝贵地为我们留下了清都观(此观地域未详)、冲虚观、神泉观、白鹤观、龙兴观、灵图观等许多道观以及众多道士与弟子的名字。这些应用诸文字是:

1. 校写经题记:

校经题记仅见二则:天宝十载(751年)七月十七日道学博士索肃林记之校定《文子》第五(P.3768),清都观道士刘晋校《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P.2606)。

写经题记众多。见于《本际经》的有:仪凤二年(677年)女官郭金基为亡师敬写(S.3135)、道士索洞[玄]敬写(P.2369、2475, S.

3563)、女官赵妙虚敬写(P.2170)、弟子比缘因病敬写(P.3235);证圣元年(695年)二月二十九日神泉观师汜思庄发心敬写(P.2806)、冲虚观主宋妙仙入京写一切经,未返身故,今为写此经。^⑩见于《道德经》的有:道士李洞玄敬写(P.2584)、女官赵真戒发愿写(P.2347)、弟子李无上发愿写(P.2750)。见于《无上秘要》的有:开元十六年(728年)二月八日沙州敦煌县神泉观道士马处幽并侄道士马抱一,为七代先亡及所生父母敬写(P.2371、2602)。见于《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的有:道士茂林等人(S.3109)。见于《老子化胡经》的有:道士索洞玄敬写(S.1857)。见于《金真玉光八景飞经》的有:如意二年(693年)闰五月十三日经生邬忠写。清都观直岁辅思节诸用忌钱造用(S.238)。

2. 发愿文:

敦煌道家发愿文遗存不多,仅见八篇,分属受戒与求经两类。

前一类愿文凡五篇,其范文每篇皆200余字,叙述某年月日、某地人,因求免于轮回欲升仙界而向某法师受戒之事。这些人是:敦煌洪润乡冲虚观17岁女弟子唐真戒,其师为三洞法师阎履明(P.2437);敦煌玉关乡丰义里开元观男生弟子张玄晋,其师中岳先生□□□(S.6454);敦煌龙勒乡常安里27岁男弟子李无上,其师为效谷乡中岳先生张仁邃(P.2350);敦煌洪池乡神农里灵图观21岁女弟子阴志清,其师为张仁邃(S.794);景龙三年(709年)敦煌神泉观道士索澄空资师盟约(《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1983年油印本)。

后一类愿文凡三篇,其范文除增一些道经要旨外,其他部分皆与发愿戒文雷同(仅改发愿受戒为发愿求经等少数数字)。见于遗书里求受《道德经》的道家弟子次第为:景龙三年(709年)女弟子唐真戒和天宝十载(751年)敦煌神沙乡神泉观31岁弟子李栖岳,以及至德二载(757年)敦煌忧洽里17岁弟子吴紫阳三人。这些求受

《道德经》愿文，正是道徒对于道教无限信仰与笃诚的写真。

3. 斋醮记载：

敦煌道教的斋醮，既有专门的斋醮文字，亦有杂于其他写卷的。如：

隋唐时期，S.5448《敦煌录》载：“开皇十九年(599年)州北二百五十六里鸟山变白，中验不虚，遣道士皇甫德琮等七人祭醮”；P.3556《高宗仙蜕哀祭文》；P.4053《道教祭文》后附的便麦收据下署有“便麦人龙兴观道士杨身(一作“神”)岳四十二岁，保人道士□边□”诸人名；P.3562《道家杂斋文》里，其中一篇是弟子为白鹤观三洞张法师亡七所写的斋祭文；P.3484《道士王道深上启文》末，还有“神泉观道士王道深敬写”的一行款题。

吐蕃领有敦煌，道教亦为少数民族所信仰。纥骨萨部落使建宅时，就是延诸道学博士依照道门的阴阳八卦斋醮后，才大兴土木的。^⑭

唐五代和宋，敦煌地区斋醮活动既用中原传人的《道家为皇帝皇后祈福文》(S.3071、4652)，也用当地道士为曹氏撰写的《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敦煌王曹延禄醮奠文》(S.4400、P.2649)，等等。

此外，在张议潮族人张敖编撰的地方蒙书《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P.3502)里，有《与僧人书》，也有《与道士书》：“奉别多时，常思顶礼。”时候：“伏维尊师，道体安和，逍遥紫府，侧迹清虚。学道法而乘云，念飞仙而驾鹤。弟子某乙实有诸事，礼谒未由，益增念结，谨奉状不宣……”张氏地方书仪，也生动说明了晚唐敦煌地区道士也与僧人一样，既为河西人民所共崇，又在社会上享有“尊师”的声誉与地位。

这些诸种文献与其他文物资料，都有力地揭示了敦煌道教是自汉以降一直为世人所信仰的事实。其间虽因某些史实缺失，尽

管没有给我们提供关于敦煌道官及道观规模与总人数的信息,但它从纵的方面为我们勾勒了敦煌道教始于汉晋,至唐代极盛,经宋而又弱化的历史轨迹;同时也反映了敦煌上至统治者下至庶民对道教的信仰和依赖,道教与佛教一样,成为不可替代、稳定州郡人心的重要宗教力量。

历史上敦煌人民对道教的信仰与统治者的垂范,也促使了敦煌道门广收门徒的宗教活动。遗存于敦煌文献里的,有《道家符箓》(S.5775)、《十戒经》(P.2347、S.6454 凡四个卷号),也有《唐景云二年(711年)道士王景仙从雍州长安县怀阴乡东明观三洞法师中岳先生张泰受十戒十四持身品牒》(P.3477),等等。道士王景仙受牒文里写道:王景仙是雍州栎阳县龙泉乡凉合人,年27,“今听天尊演说十戒十四持身之品,愿求受奉,资信诣雍州长安县怀阴乡东明观三洞法师中岳先生张泰[受]十戒十四持身之品,修行奉行,永为身宝”。可见这件道家受牒样文是由雍州传入的,也是敦煌的唐真戒(冲虚观女官)、索栖岳(神泉观男生)等人的入道发愿文与此雷同的缘故。道徒入道,除度牒外,还有誓词,并要经过斋醮中的宣誓仪式。所以,敦煌道门摘自《大道通玄要卷第一》部分内容的《十戒经》,正是用于道徒入道的誓词:

天尊言:“善男子,善女子,能发自然道志来入法门,受我十戒十四持身之品,则为大道清信弟子,皆于勇猛飞天齐功。于此而进心不懈退者,则超凌三界,为上清人。”

次弟子对师而伏(曰):“一者不杀,当念众生;二者不淫,犯人妇女……于人君言,则惠于国;于人父言,则慈于子;于异国人言,各守其域……”

天尊言:“修奉清戒,每合天心……长斋奉戒,自得度世。”

这是敦煌道徒入道誓词的样文,并有首尾单读(法师为天尊代言)、

中为齐诵(弟子伏_口)的形式特点。

再者,道家度徒时,同时还要授予门徒一种作为顶戴或佩戴的秘物——符箓。道家以为符箓有镇妖驱邪之力,也是道人身份的标志。敦煌道徒亦用之,见于遗书里的有《道家符箓》(S.5775)一件,并由符和箓两部分组成:“符者屈曲作篆籀及星雷之文,箓者素书(朱墨写于白绢上者——笔者注),记诸天曹官属吏佐之名。符箓可通天神,遣地祇,镇妖驱邪”。^④敦煌道家符箓的样式为:前有“符时初咒,向呼直曰姓名,吾头着□□□,出入天门开,急娑耶荷止诃”文字三行,接着是一道符箓,右上书“此符管公明神符”七字,左上书“遇者得人,急急如律令”九字,下有“第一若人人镇四角,余不闻关□,福(喜)髻(齐)□”约17字。二道、三道符箓皆别于第一道,且无文字。符尾有“董重(仲)舒神符但有,人不沾身,朱书此符,顶上头□而冲□之”的灵用说明(见附图)。这件管、董合成符箓,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敦煌道教符箓的一种形式,而且也反映出敦煌道教度徒、受符同于中原。

敦煌遗书里的道教牒文、戒文、符箓、发愿文、斋醮文、题记等,正是那一漫漫时代敦煌地区道家进行道教活动为我们留下的道教重要文献。它对于中国道学,自然是十分珍贵的。

二

敦煌历史上,当地统治者与人民共同信仰道教,并一切依附、听命于道教,这与中央王朝源于佛道护国恩荫思想有关系。^⑤这是敦煌道教得以持续发展的特殊背景,也是造成敦煌道教一年四季不断为州郡人民进行斋醮活动的根本原因。

道家斋醮是从古代祀神、祈福等仪式发展而来。“斋”,本是

“斋戒以告鬼神”之义；“醮”，又是“祭之别名”。早期的斋醮、是有区别的：斋仪，是祈福者或申请入道者自己入坛“首过”、“祈禳”，一旁的主持道士，只为斋主通神致意之司；醮仪，则由道士主祭鬼神，表达为国为民的薪请。敦煌道教斋醮，既将二者融为一体，又比晋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中的斋醮模式更加简化，并且形成了一套敦煌道教斋醮的仪轨。



S.5775 道家符箓

根据流传于敦煌地区的《太上洞玄灵宝明真经科仪》(P.2406)规定：敦煌道家一年中的农历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和每月的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廿三日、廿四日、廿

八日、廿九日、三十日，以及八节日、甲子日、庚申日等，都要斋醮的。而敦煌道家的斋醮活动，也是同于中原的，有正常与临时兼有的特点。

在这一历史时期，除盛中唐间每年要为高宗斋醮（见 P. 3556）外，其他正常的斋醮活动则有：

1. 为皇帝、皇后祈福

敦煌道家应用文范里，存有《道家为皇帝皇后祈福文》（S. 3071、4652）一篇。该文抄自《灵宝金录斋仪》（P. 2989）并略加删削而成。它是由中原京都传至边陲敦煌的，传入时间当在敦煌道教鼎盛的唐代。但敦煌文书遗存的 S. 3071、4652 写卷的道家应用文范，显然为宋时所改写。因为赵宋君（太宗）臣（赵普）皆奉道，而祈福文中的“诸王叶轩风而诞秀，应赵日以资灵”等句实可证之。敦煌道家为皇帝、皇后祈福斋醮之时，州郡长官也参与，并依轨仪隆重进行：

昼则焚香，夜则明灯、绕灯、上香、诵经、发愿，如“臣等以今第三日寅时（《灵宝金录斋仪》为第四日午时），为国修斋升坛行道，伏奉帝旨，开告天曹，遂得霞堂焕彩，参差吐其九光；云宫写照，掩映含其五色。谨以初念上香云云：愿以是功德，归流皇家陵庙仙仪，宗祧神识。伏愿蓬仙睹影，襄野游神，骞白凤于昆丘，控青虬于姑射。二念上香云云：愿以是功德，归流皇帝皇后，伏愿应紫微而出震（宸），御绿（碌）错而登朝，德冠五龙，声高九骏，八仙效职，四（裔）砉（隆）威……”尔后，法师丹法灵符真文五篇于中夜五案：一方一案，各置真文一篇，文上再置金五两，两作一龙，五两为五龙，还以五色纹绶之信以镇五帝，并谢中庭，披发涂炭，六时若请。信男信女亦披发涂炭，于坛四门外佐法师祈请之。法事中皆诵经、书符念咒、祈神

(包括呈醮文)、礼方、续绕香灯、步虚洞章、或弹云璈击节
颂赞、上启、投简等。^⑩

敦煌地区道家为皇帝、皇后祈福的国醮也与州郡祭奠神祇一样,要按照国醮科仪繁琐、反复而又日夜紧张地进行,其时限自然也是最长的。

2. 祭社、稷、风伯、雨师:

祭祀社、稷、风伯、雨师诸神,本是古已有之的。^⑪道家则把对这些神祇的祭祀统统纳入自己的斋醮之中,称之为三官醮,并设有社、稷坛各一,春秋二时祭奠。所以,敦煌道家应用文范中有祭社文(S. 1725、5639)、祭风伯雷神文(S. 1725、5747)、祭雨师文(S. 1725、P. 3896)、祈雨文(P. 3106)、祭后土稷神文(S. 1725、P. 3896)、蚕神文(S. 5639)等。但是,当道家祭祀社、稷、风伯、雨师等神斋醮之时,亦必有地方长官亲自主持。如《天复五年归义军节度使南阳张某祭风伯文》(S. 5747):“正月五日张某以牲牢之奠,敢昭告于风伯之神,伏惟神莫(尊)出地户,迹遍天汉,令草木繁茂,四海为之丰庆……”文中的张某,即是后称为白衣天子的张奉。祭祀土谷与风伯、雨师神的祭品,《大唐吉凶书仪》(S. 1725)里有明白的规定:祭祀社神时,要有香炉四并香、神蓆四、氈廿领、马头盘八、蜻(碟)子廿、小床子三、椀(碗)三、杓子三、手巾一、币布八尺、裸食四盘子、酒肉梨一百课、行社人三、锹两张、黍米二升、香囊二升、修坛夫二、□瓜廿……祭祀风伯、雨师神时,物品则减半之,但都要求“用祭诸神,必须新好”。

在祭祀社、稷、风伯、雨师诸神过程中,也都要依照道家的斋醮仪轨严格地进行。如 S. 1725《祭风伯文》:

敢昭于风伯,惟神德含元气,体运阴阳,鼓吹万物,百谷仰其结,三农兹以成功,苍生是依,莫不仰赖,谨以制弊(备):体荠粢盛,庶品礼奉。旧章式陈,明荐,伏惟尚饗!

这是书仪样文,祭祀者损益使用之。当主祭者宣读祭文之后,法师则急丹书灵符真文,披发念咒,祈神降临,呈醮文,读颂、礼方……尔后还有上告七宝王陛下的启文(即上言功表):

兵各名(各)上 玄都,与者受秩加赏,臣等俱
升飞仙。伏愿(?)告极,臣诚惶诚恐,稽首再拜。

以 闻

臣姓名 郡县

恭请无极无形无名虚见自然至真无上天尊金阙七宝
王陛下

年月日郡县乡里中斋竟中启

这是一则题为《道士王道深上启文》(P.3484)的样文。从内容与形式看,道士王道深乃是斋中的主坛法师。当斋醮近入尾声,为了表彰道徒的竭力,王氏拟写启文,上告天庭,祈求七宝王垂思,以满足道徒受秩加赏、俱升飞仙的愿望。此则应用文字虽简,但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难得的敦煌道教斋醮启文资料。

还有,敦煌道家每年有时还会遇有一些临时的斋醮法事。这些临时的斋醮,有为统治者与为民的两个方面:

1. 为统治者一类的斋醮,典型的有 S.4400《曹延禄醮莫文》一篇:^⑬

谨请中央黄帝,怪公怪母,怪子怪孙,风伯雨师、五道
神君,七十九怪,一切诸神,并愿来降此座,主人[再][拜]
[进][酒][上][香]。

惟大宋太平兴国九年,岁次甲申二月壬午朔二十一日壬寅,敕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敦煌王曹延禄,谨于百尺池畔,有地孔穴自生,时常水入无停,经旬亦不断绝,遂使心中惊愕,意内惶忙,不知是天上降祸?不知是土地变出?谨择良月吉日,依法广备书符,清